

在江西感受“年味”

■白一帆

大年初五清晨，寒气袭人。人们还大多沉浸在节日的梦里，我与外孙陈跃铭踏上了远行的动车，开始了新年的第一次旅行，目的地——千年瓷都江西省景德镇。

列车一路飞驰，车厢内暖意融融。每次外出旅游，都是小外孙跃铭最为开心的时刻，平时不苟言笑的他，此时也难掩内心的喜悦，而我则看看手机或闭目养神打发时光。

不觉，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已悄然过去，我们抵达景德镇，入住酒店后，朋友老陈的司机小方带我们径直来到了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。

据悉，景德镇的制瓷业始于东汉时期，距今已近两千年。到了东晋，当地人赵慨潜心研究制瓷工艺，推进了制瓷业的发展，被誉为“师祖”。及至唐宋时期，景德镇的制瓷又有了重大发展，显现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。陶阳里则是明清两代为皇室专制瓷器之地，家家户户烧瓷窑，人人都是能工巧匠，素有“陶阳十三里，烟火十万家”之说，足见当时瓷器业的繁荣和红火。

节日里的陶阳里景区彩灯高挂，游人如织，人们扶老携幼、欢声笑语。一些年轻女孩穿上了汉服古装，美若天仙下凡。远眺，大片枯黄的草坪、翠绿的林木映衬着一座雄伟的楼阁，蔚为壮观。

我们在一片黄土窑坑前停留，脚下是一块块陶瓷碎片夹杂掩埋在灰土中，它们很不起眼，更谈不上有美的感觉，却是那久远历史的活见证。

步出窑坑，我们朝前方的楼阁走去。原来，该楼阁叫龙珠阁，是景德镇市的标志性文物，被称为古城的城徽。

天色阴沉，偶尔还夹杂着零星的小雨，龙珠阁仍不失它的雄伟壮观，金灿灿的翘檐，螺旋形的尖顶，雕梁画栋，尽显豪气。书法大家舒同、赵朴初、启功的金色题字分镶在楼阁的各个方向，给楼阁增色不少。迎面正门的对联为“一楼风月忘古今，千载陶瓷溯汉唐”，这是对千年陶瓷古镇历史的最好诠释。据悉，龙珠阁始建于唐代，宋、明、清代几经修缮，现在楼阁为民国时期（1925年）重建。历史上，龙珠阁曾几易其名，最初为聚珠亭，后称中立亭、朝天阁、冰立堂、环翠亭、文昌阁等，1925年改称龙珠阁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龙珠阁的不远处，坐落着连排窑洞状的红色建筑，颇有艺术感，我与跃铭近前与之合影。一旁的古街小弄陶瓷品店铺林立，我们祖孙俩在几间店铺里转悠着，琳琅满目的各式陶瓷品让我们一饱眼福。

次日早晨，我们在中国陶瓷馆与外甥女一家邂逅，他乡遇亲人，分外欣喜。

偌大的博物馆内人流如潮，我们跟随导游，依次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展厅，分享着历代制瓷的窑坑和众多的陶瓷精品。跃铭捧着他的宝贝iPad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拍个不停，他要为晚上的日记作业准备素材。转了一圈，祖孙二人及外甥女全家着享享受了一场陶瓷品艺术的盛宴，收获满满。

如果说，景德镇古城是以逾千年的陶瓷制作闻名于世的话，那么，相隔不远的九江市则是以战略位置重要、历史名人众多而声名远播。东晋著名田园诗鼻祖陶渊明，东晋一代名将陶侃，宋代书法大家、文学家黄庭坚都从这里走出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曾在此镇守十年，九江也因此成为他的第二故乡。当今的九江名人更是不计其数，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、著名水稻之父



袁隆平、民国将领李烈钧等都出生在这片土地。

至今我仍清晰记得，1984年的金秋10月6日，我奉命去南昌市新建县接新兵，借机第一次独自登上了庐山，在仙人洞、含鄱口等景点留下了青春的记忆。弹指一挥间，41年过去了。

此行九江，我心心念念的是追寻同姓诗人白居易，在江州司马任上的足迹以及他的千古名篇《琵琶行》。那天，抵达浔阳江畔的琵琶亭，已是傍晚时分，夜幕下，只是匆匆看了它在璀璨灯光下的雄姿。次日，我们又一次前往琵琶亭，了却多年的夙愿。蓝天下，矗立在浔阳江边的琵琶亭巍峨壮丽，金色的圆尖顶直指天空，刘海粟先生题字的“琵琶亭”三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，白玉栏杆环绕四周，下方的广场上，诗人白居易的白色塑像慈眉善目，左手托着下巴，似在吟诗作词，人们纷纷与之合影留念。

登上亭楼，浔阳江景尽收眼底，现代气息与古色建筑相映成趣。亭楼正门的大柱上左右对联为：“红袖夜船孤虾蟆陵边往事悲欢商妇泪，青衫秋浦外琵琶筵上一时桢触谪心。”该联为启功先生所撰并题写，其内容十分贴切地描述了诗人白居易写《琵琶行》时的心境。走进厅内，一幅十分隽秀飘逸的《琵琶行》书法吸引了我，原来是明代四大家之一的文徵明所书，文徵明集书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，领一代风骚，艺术成就极高。

读着《琵琶行》的字字句句，我深深为诗文中的生动和精彩所折服，白居易的诗兼写实与浪漫抒情于一体，让人百读不厌。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”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等名句，被人们千古传诵不衰。

据悉，公元815年，白居易因上书直谏得罪了权贵，从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（如今的九江）。在江州的三年多时间里，他沉醉在当地的山山水水之中，在庐山建草堂写诗文，在浔阳江畔会朋友抒发情感，度过了人生逆境时的难忘时光。这时期，他除了《琵琶行》之外，还创作了许多诗作，《江亭夕望》《九江春望》《庐山草堂记》等，成为中华诗文中的经典之作。

浔阳江畔，还矗立着一座因著名小说《水浒传》而闻名的浔阳楼。据说，当年宋江酒后在此题写反诗，被人举报并打入死牢，后被梁山好汉所救上了梁山。我这是第二次登上浔阳楼，眼前的一幅幅图片、一首首诗文仍让我看得入迷，因为受《水

浒传》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崇拜宋江等人的仗义疏财、扶贫济困，对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颇为赞赏。柱上的一副对联让我难忘：“世间无比酒，天下有名楼。”据悉，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句。宋江的一首反诗，让浔阳江边的一座小小酒楼成为天下名楼，凡来到九江的游客，无不慕名登上浔阳楼。

沐浴着冬日的暖阳，小方陪我们来到素有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之称的、位于庐山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。无论是古朴厚重的书院门台、庭院深深曲径通幽的建筑，还是历史名人雅士的诗文石碑，都让我久久驻足。这里群山环合、溪水潺潺，古木参天，满眼是历代名人的题诗和书法，篇篇精彩、句句珠玑。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“白鹿洞书院揭示”“读书方法”，还有他亲手种植的千年丹桂树，清代康熙皇帝的题匾和乾隆皇帝题的“白鹿洞诗”等，让小小书院名闻天下，大放异彩。外孙跃铭也沉醉在这浓浓的书香意境之中，机灵地跑前跑后，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。

踏着斑驳的青石板，进出于书院的各陈列室，只觉得古风书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。眼前的对联绝妙经典：“傍万年树，读万卷书”“泉清堪洗砚，山秀可藏书”“片纸能书天下意，一笔可画古今情”……这些名言警句道出了千年书院的丰富内涵和传世价值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据悉，南唐升元四年（公元940年）先主李知诰在此建“庐山国学”，书院从此起步。在此之前，唐代人李渤曾在这里隐居读书，因为他养有白鹿，白鹿洞故此得名。南宋淳熙六年（公元1179年），大思想家朱熹出任南康知军时，倾力支持复兴白鹿洞书院，使之成为历代书院教育的典范。

离别书院时，我笑着对外孙跃铭说，古人这么爱读书学习，学有所成，学问渊博，今后，你也要好好读书哦。跃铭的大眼睛扑闪了一下，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位于九江柴桑区一处山坡上的中华贤母园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我们沿着台阶登高，走进了岳母纪念馆。看着一段段文字，一幅幅图片，我深为古代的四大贤母：孟母（战国孟子之母）、陶母（东晋陶侃之母）、欧母（北宋欧阳修之母）、岳母（南宋岳飞之母）的品德高尚、教子有方的事迹所感动。

站在岳飞母子的塑像前，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，母爱是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。想着一生命运坎坷已离世七年的母亲，我的双眼泛起了泪花。

我的甲骨情缘

■叶蓓蕾

时光荏苒，光影匆匆，仍记得初次见她时的模样，一本封面泛黄的甲骨文集，一个个形同图画字符，裹挟着千年的气息迎面而来，带来历史的凝重感，又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……

本身，“甲骨文”三个字就带着古意，一片龟的腹甲，一根牛的骨，刻上了天地之初的文字，如此动人心魄。揣一颗学习之心，以新奇的视角，我加入了校甲骨文书法兴趣小组，师从84岁高龄的中国甲骨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、瑞安市甲骨文学会名誉会长——刘显佑先生，正式与甲骨文结缘。

商朝晚期的殷墟甲骨文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有系统性的文字，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，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。甲骨文片上包括干支表，有贡纳龟甲的记录，有的是商王田猎所获的记录，也有卜问天气记录等等。我们瑞安一代大儒孙诒让先生是甲骨文研究的先行者之一，他的《契文举例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研究甲骨文的专著。

一片甲骨惊天下，在美的范畴里，它是朴素而安宁的，清灵而哲学的。作为甲骨文初学者的我，跟孩子们的水平相差无几，仅认识几个常见的象形字，诸如山、明、舟、牛、雨、水、月、日等，连略懂皮毛都谈不上。或许真的是无知者无畏，我试着将所知的“皮毛”用于平时课堂上的字理教学中。记得有回上《秋的声音》这一课，眼前的这幅画使我怔住了，一只被火烤着的昆虫，像长须长足的蟋蟀，这居然是甲骨文的“秋”字！秋至，庄稼成熟，蟋蟀鸣叫，底部“火”字，则是焚烧麦秸之意。了解“秋”的字源，调动孩子们学习积极性，也让我在现学现卖中领略到甲骨文字卓雅的气质和独特的智慧。

因甲骨文，我走近了浙江省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玉海楼，了解了郭沫若于1964年来瑞安视察时，在玉海楼题写“甲骨文字之学，创始于孙仲容，继之者王观堂。饮水思源，二君殊可纪念”。因甲骨文，拉近了我与学者们的距离，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学习的浓厚兴趣。一周一次的甲骨书法课，一笔一划地进行临摹，临写的仅是形，而显神韵不足，笔画孱弱无力。甲骨文于我，仍如初见，尚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刘老课上谆谆教诲，身旁一群心怀热

春至滩脚

■孔令周

我二度入住眼前这家民宿时，已有回家的感觉了。这棵苍劲盘旋的老树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者，兀立在台阶的高处，长髯飘飘，俯瞰江水东流，仰望日月星辰，气度非凡。

这里是高楼滩脚。东海的波涛，随潮声倒潮而上，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。而发源于白云尖的山水，倒映着飞云湖的青绿，汤汤而下，奏出黄钟大吕的强音。一进一退，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，咸淡的分界线。

1997年，赵山渡水库建成后，随着后续的大坝截流，此处水流近于枯竭，再加上过度采沙，形成许多堰塞湖与凹陷的暗河，景观破坏不用说，还给周围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。市委、市政府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决心把这一带建设成水上慢城——体育运动文化休闲旅游观光区。2019年3月，浙江省最长跨江堰坝——瑞安市滩脚堰坝工程基本完工，蓄水后在高楼段形成一个面积约140公顷、库容为330万立方米的天然生态景观湖泊，并为飞云江下游调水提供水源。眼前这座仿古楼阁，就是集泄水闸机房功能为一体的景观建筑。

登上楼台，极目远眺，坝体横跨在飞云江上，宛如一条长龙，非常壮观。江水被堰坝一分为二，上游青碧如洗，下游泥浆淤积，两岸青山连绵起伏，江边林木参差，宛如一幅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徐徐展开。远烟含岫，黛色迷离，岸芷汀兰，间或其中，真的一个如梦似幻、人间仙境也！江心处，建有观景台和莲花台，像玉佩挂在堰坝上，伸入水深处，水流激处，逆水飞波，别有一番景致。

滩脚，我并不陌生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受一位好友相邀，每当盛夏来临之时，经常来滩脚“玩水”，避暑降温。滩脚水清滩浅，水里还生长了许多树木，估计是水杉之类，这样的环境，对于我这种“旱鸭子”是极其友好的。夏日的黄昏，太阳的威力被树林进一步削减，再加上流水的冲刷，凉风习习，脚踩着鹅卵石，仰卧在水里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放眼望去，江面上人声鼎沸，如沙鸥翔集，好一个热闹非凡！

好友在平阳坑镇里工作，“玩水”后，

爱的伙伴，我总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。学习甲骨文书法，从识字开始，临习甲骨文拓片，将甲骨文拓片与释文对照，对甲骨文结构以及用笔方法会有个大概的认知，这自然也是得到一种正确的指导。甲骨文字笔画粗细均衡，横平竖直，字的结构是长方形的，没有方格限制，随意排列，小大由之，刻写自由。我们书写“甲骨文”，既要写“刀”法的劲峭，又要表现笔意的沉静。

甲骨文字，历史悠久，高古拙朴，是镌刻文明的国宝，似乎有着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其实甲骨文就在我们身边。电影《封神》里所呈现的殷商大军，一个“车”字里记录的是最古老的交通事故。生活里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、动物，还有我们周遭的花花草草，古人也一样，他们比我们观察得更为细致，创造出各种文字。如今，甲骨文不再“高冷”，逐渐走进公众的生活，酒盏、团扇、茶杯、果盘、衣服等等，频繁见到她的踪影，甲骨文可谓有了新的“活”法，引领最潮中国范儿。

从甲骨文书法兴趣班出来，我加入了瑞安甲骨文学会，甲骨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2023年暑假，我参加了全国第四期甲骨文研修班，在前辈们的引领下继续求索，也在瑞安甲骨文学会诸位师长的鼓励下，参加了2024年全国首届枫桥杯甲骨文书法篆刻比赛，作品有幸入选。受到激励的同时，亦是愈加惶恐，甲骨文学习仍是新手上路。多方犹疑，又屡受鼓励，抱着尝试的心态，上学期开设了“字”从遇见你——甲骨文书法拓展课，借此机会，师徒踏上了甲骨文书法的求“经”之路。

甲骨文字是生生不息的汉字的鼻祖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：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“绝学”、冷门学科……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，如甲骨文等古文学研究等，要重视这些学科，确保有人做，有人继承。生长于瑞城的我们，身为甲骨文字学的开山鼻祖孙诒让先生的家乡人，我们当沿着前辈的足迹，秉承一颗赤诚之心，为传承祖国甲骨文文化艺术不懈努力。

一笑相逢总是缘，我的甲骨情缘仍在续写……



民宿旁的老树

我们到当地一家店里吃特色菜。红烧猪头肩，香气扑鼻，红光满面之余回到他的单身宿舍，清末民初的老楼房，楼板吱吱响，我们谈古论今，兴致盎然，月光透过天窗，织就一地华锦，青春在那些如歌的月色里飞扬。

如今，滩脚堰坝的江边建成了绿道，沿着绿道西行，不时有一些骑行者擦肩而过，两边有不少的绿植，早春二月，腊梅盛开，那娇小可爱的鹅黄花苞散发着淡淡清香，惹人怜爱。空气清新，满目绿色，心旷神怡。

再上去，就是“寨寮青空”的营地，这里是户外露营、轰趴、休闲的绝佳场所。偌大的草坪，一江春水，上下天光，空澄明净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人想起了八百多年前南宋大诗人陆游的《过瑞安江》：“俯仰两青空，舟行明镜中。蓬莱定不远，正要一帆风。”彼时，飞云江还叫瑞安江。

我入住的民宿，现代化的园林布局，游泳池、休闲场所一应俱全，听说原来是村里的一所小学改造而成，地势高，视野广，面对着堰坝。晚上坐在院子里，喝茶，聊天，头顶星空闪烁，村庄宁静，偶有几声鸡鸣狗吠，让人好像回到了过往的岁月。

短章大义 文脉拾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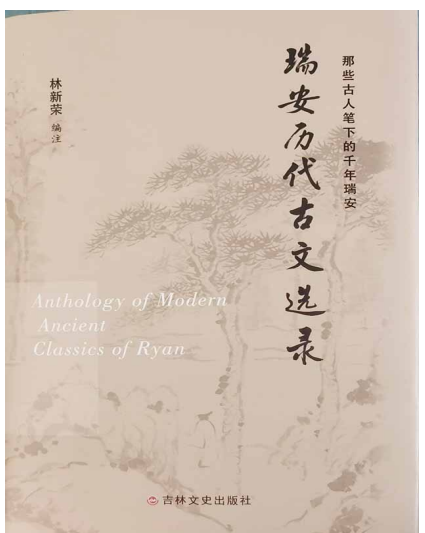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瑞安历代古文选录》序

■林新荣

能编一本《瑞安历代古文选录》，是我由来已久的想法。古文言简意赅、蕴藉含蓄、微言大义，如《桃花源记》《岳阳楼记》《爱莲说》，一直让我心向往之，于是寻师访友，遍觅选本与旧籍，但收获不多。

也许是个人的喜好与偏见，本书入选的以短制为多，那些文词偏长、语境又与当下有隔离感的文字基本不选。然关于瑞安的佳构又有多少？！偏居山海一隅的瑞安人，流传下来的文本真的不多，这就给本书的选录带来了极大困惑。但我想，本书的编选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但愿这不是我一厢情愿。瑞安古属东瓯国，先人断发文身，错臂左衽；自宋代始，中原之风才吹入这片蒙鸿僻地，并逐渐渗透；此后，书院、义塾渐增。南宋时，朝堂又从开封迁移至杭州，这就让昔日的僻境有了极大的便利，自此瑞安文风大盛。这其中



尤以徐奭、陈傅良、叶适、木待问、周坦与曹村的曹氏家族为代表，可以说一飞冲天。

这是瑞安历史上，文化的第一次高

峰。

元明时期，本邑出了个南戏鼻祖高则诚，他的戏剧誉海内外，是个真正的世界级名人。此间，还出现了季氏、钟氏与陈氏的家族诗集，后人称他们为“月泉诗派”“玉泉吟派”与“清颖诗群”。

清朝与民国时，孙氏家族开始异军突起。自孙希旦成为清朝温州唯一的探花后，又有孙衣言、孙锵鸣、孙诒让等开始挑大梁。其间，黄氏、项氏等家族都有不俗的表现。特别是黄氏中的黄体正、黄体立、黄体芳、黄绍箕、黄绍第五人被称为“五黄先生”；项氏中的项骥参加清廷留学生延试，得殿试一等第一名，被誉为“洋状元”……

这是瑞安文化的第二次高峰。

本书以一己之力，独立编选，视域难免狭隘，且又偏向于文词优雅及短小精悍之类，不知妥否？然资料的匮乏与遗失，能供挑选的又有多少呢？是为序。